

風雲際會袁世凱 (二)

王成聖

王士珍勇斬拳匪首

庚子(一九〇〇)拳匪之亂以及八國聯軍之役前後，袁世凱用的是刀切豆腐兩面光的手法，



對袁世凱栽培擢不遺餘力的清廷權臣榮祿。

其手腕之靈活，肆應之裕如，誠可令人歎為觀止。當清廷守舊派首腦人物，自慈禧以次，包括莊王載勛、端王載漪、輔國公載瀾、大學士徐桐、兵部尚書軍機大臣剛毅、刑部尚書趙舒翹、禮部尚書軍機大臣啓秀、直隸總督裕祿等人，一致誤認義和團真能刀槍不入，扶清滅洋，基於民族自尊心而導致了一場舉世震駭的動亂



袁世凱的大將勇斬拳匪頭目的王士珍。

袁世凱獨能雷厲風行大力鎮壓，不惜開罪迷信已深，走火入魔的守舊派全體。袁世凱和守舊派衝突的最高潮，是在庚子六月初，他正痛剿義和團時期，權傾朝野，拔扈囂張的端親王載漪，派一名義和團大頭目拿着端親王的令箭，大搖大擺的來到山東省會濟南，到袁世凱的巡撫衙門求謁，狀至倨傲的說：

「我是奉了端親王之命，到濟南來設壇收徒的。」

袁世凱聆言不由大吃一驚，因為這無異義和團——守舊派來向他正面挑戰。他驗過端王令箭，斷乎不假，答應義和團設壇吧，不但前功盡棄，而且後患無窮。不答應呢，清廷立可治他公然抗命的大罪。因此袁世凱左右為難，無法解決。他召集羣僚舉行緊急會議，籌商對策。羣僚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有人主張遵令辦理，免得獲咎遭譴，也有人力持不可，痛陳拳匪設壇必將糜爛地方

。參謀處總辦王士珍突然起立說：

「讓我出去問問看。」

王士珍步至前廳，那名義和團頭目選在大喇喇的坐着在等回音。王士珍手持端王真令箭，嚴詞盤詰，他質問義和團頭目，你並非文武官員，端親王怎會把令箭交給你的？義和團頭目一時答不上來，王士珍便厲聲叱喝左右，吩咐將盜取令箭，招搖撞騙的拳匪頭目拿下，立刻斬訖報來。轉眼之間便見那名頭目身首異處，一命歸陰。王士珍回到會議室，眾人還在討論。袁世凱回過頭來問他：「怎麼樣啦？」

王士珍答道：

「卑職已經審明，來人不居官守，私自盜取令箭，卑職把他處決了。」

「不居官守，私盜令箭」八個字提醒了袁世凱，他恍然大悟，便以此理由將令封還端王。端王幾乎爲之氣結，可是義和團頭目並非官吏，不應持有令箭又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端王拿袁世凱無可奈何，即此一事可知袁世凱保全山東用心之良苦。半個月後，守舊派首腦人物督令武衛軍總統榮祿，下令袁世凱，抽調槍砲以七百名入北京，參加義和團攻打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之役。軍令如山，不容不遵，袁世凱祇好如命照撥人馬，命右翼步兵第三營前隊（連長）張懷芝率領，臨行之際，他密授張懷芝一條錦囊妙計，命他照計行事。

七月十四日，這一支袁世凱的開花砲隊進入北京，榮祿下令，命他們在城垣上設置砲長陣地，居高臨下，轟擊使館區。陣地部署既定，砲口

瞄準使館區大小目標，張懷芝在臨下令開砲以前，特地跑到榮祿官邸請謁，他遵照袁世凱所授之計，報告榮祿：

「城垣和使館區近在咫尺，一聲開砲令下，使館區將立成齋粉。卑職不怕攻之不克，怕的是攻克以後，必起嚴重交涉。到那時候，卑職就是罪魁禍首了。」

榮祿聽說，怫然不悅的答道：

「你只管奉令行事，將來會不會起交涉，跟你有什麼相干？」

張懷芝却不爲所動的說：

「那麼，就請中堂給卑職下一道命令。」

榮祿大發雷霆的說：

「我說的話就是命令！」

兩宮逃難雪裏送炭

張懷芝仍然不屈不撓，他再三再四的請榮祿下一道書面的命令。榮祿一想，他怎能留一個罪證在張懷芝——袁世凱手裡，只是心中的話嘴上還不便說。他只好裝聾作啞，不理不睬。張懷芝則照袁世凱的話賴着不走，他非要拿到榮祿的書面命令才肯開砲。榮祿無奈，唯有輕飄飄的遞一句話過去，他說：

「橫豎砲聲一響，裡面總歸聽得見的。」

這話的意思是——發砲轟擊使館區，原是宮裡慈禧的主意，只要給她聽見砲聲也就罷了，射不射得中目標不關緊要。至此，袁世凱目的達到，張懷芝回到城牆上，下令全軍，將砲口移向使館區空地，連續轟了一晝夜，果然未曾傷及使館

區一人一物。一日夜後，八國聯軍直攻北京，局勢有變，清廷已下停止攻擊令了。

當武衛右軍袁世凱的槍砲隊在城牆上佈戰，被義和團和董福祥武衛後軍圍攻已歷十餘日的使館區裏的洋人，驚駭莫名，以爲全部毀滅在即，人人必死無疑。及至砲聲一響，他們又喜出望外的發現開花火砲向空地上射擊，這分明是袁世凱賣交情，在砲口之下救了三四千名各國使館人員及避亂教徒的性命。由而對袁世凱衷心敬佩與感激。同時，清廷在八國聯軍之役後，靦顏乞和，痛定思痛之餘，不也覺得袁世凱之「臨陣不受亂命」，免掉了一場大禍爲殊堪嘉許之事嗎？

就一名封疆大吏的保境安民職責而言，袁世凱在山東巡撫任上是確實做到了的。他早已覬知義和團不能成事，清軍必敗無疑。因此他在八國聯軍與兵之前，就調遣人馬佈防德州、思縣一帶，阻遏來日由直隸竄往山東的散兵游勇，殘匪飢民。同時，他還電催兩廣總督李鴻章早日北上，挽救危局。又和實行東南自保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不斷保持聯繫，使拳亂止限於直隸、山西兩省。北京混亂時期，大清帝國已陷於混亂無政府狀態，中外奏章函電，祇好請濟南袁世凱代轉，袁世凱的巡撫衙門儼然成爲行都，彷彿大清朝廷，連美國總統的覆書都由他代奏。庚子年（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九日（陽曆一月十三日）北京失陷，慈禧、光緒出奔懷來、太原、長安。一路上缺糧少衣，栖栖皇皇，太后皇上都不能免於挨餓。袁世凱備能雪裏送炭，及時救援。他派人搶在兩宮之前，押送十萬兩銀子到太原，

然後再解送山東省銀十一萬兩。再把安徽解京餉銀十萬零六千兩，江西解京餉銀十萬兩和江蘇解京餉銀五萬零五百兩儘快送到，讓慈禧、光緒喘過一口氣來，得免凍餒匱乏之苦。患難見交情，這些交情往後都成爲袁世凱的政治資本了。

此所以，庚子以後的袁世凱乃能春雲舒展，扶搖直上。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辛丑和約告成，李鴻章病逝直隸總督任上。臨終前一日，他口授遺疏，保荐袁世凱繼任直督。遺疏上有：「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之語。事實上則庚子役後，武衛中、左、前、後四軍土崩瓦解，風流雲散。北方就祇剩下袁世凱那支實力絲毫無損的武衛右軍了。於是，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清廷着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五月四日真除，

袁世凱居然取李鴻章而代之，成爲全國督撫領袖，全國最有實力的人物。

早在小站練兵之初，袁世凱即已多方面的招賢納俊，延攬人才。首先是總角交、老把弟徐世昌，徐世昌早在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成進士。袁世凱小站練兵，先把徐拉過來，以副都統銜充任練兵處提調，成爲袁世凱幕府中第一號人物。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徐世昌署兵部左侍郎，其後便在與袁世凱通力合作之餘一帆風順，飛黃騰達，由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而巡警部、民政部尚書、軍機大臣、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三省將軍、兼奉天巡撫。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再入軍機，授體仁閣大學士，旋改軍諮大臣，授太保、太傅，在專制時代已是官登極品，位極人臣了，因此往後的北洋系人全都尊稱徐世昌爲



袁世凱的大將，北洋三傑之一馮國璋。

相國。

北洋三傑廢昌所

荐

小站練兵之初，袁世凱向陸軍部侍郎蔭昌要人才，蔭昌一口氣荐了四位過去，其中除落水而死的梁華殿外，還有天津武備學堂出身的袁世凱後來的三支鐵臂，北洋之「龍」王士珍、北洋之「狗」馮國璋、北洋之「虎」段祺瑞，號稱北洋三傑。這三個人不但成爲袁世凱的心腹股肱，而

且還代他負責實際練兵之責。此外還有淮軍老將姜桂題，同爲天津武備學堂出身的段芝貴、陸建章、李純、李長泰、鮑貴卿、陳光遠、何宗蓮、張懷芝、楊善德、田中玉、閻相文、王金鏡、吳金彪、商德全、王汝賢、雷震春、言敦源、阮忠樞等，乃至行伍出身的曹錕、張勳、孟恩遠、王占元、唐天喜、馬龍彪等人。這些袁世凱的嫡系幹部，其中計有徐世昌、馮國璋、曹錕當過民國以後北政府的總統，段祺瑞則一任臨時執政，儼然也是北府元首，此外尤其送任軍政要職，而且多數是民二（一九一三）到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間，割據一方的軍閥。

袁世凱練兵所聘請的洋教習，共有下列各員

德文教習：慕興禮。

操場基本訓練：伯羅恩，兼管槍械稽查工作。

騎兵教育：曼德。

砲兵教育：祁開芬。

官弁德文學堂總教習：魏貝爾——兼管全軍禮節教育。

操場稽查員：施璧士。

號兵總教習：高士達。

這些名洋員是滿清新建陸軍的師保，對於中國近代軍事教育邁向現代化，貢獻相當的大。他們對於中國俱有深厚的感情。舉例言之，如負責編練中國騎兵的曼德，他是挪威人，公元一八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誕生，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來中國，服務於海關，中日甲午（一八九四）之戰

爆發，曼德自告奮勇，志願參加清軍與日軍作戰。袁世凱小站練兵之初便聘他為騎兵教習。庚子（一九〇〇）後他回到天津海關，擔任徵收部監督。民國開元，袁世凱聘他為高級參謀。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歐洲大戰揭幕，中國很想乘此機會收回東交民巷使館區的警察管轄權，特地聘請曼德代為組訓特種警察，稱為北京保安隊，所以中國的保安隊也是由曼德所創始的。一直到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時，曼德仍以七十高齡于役北平市公安局，官拜陸軍中將保安隊視察專員，當是我國警界軍階最高之一人了。天津大公報還曾為他發表過一篇特稿：「僑華近五十年的曼德中將」。

袁世凱升任直督後，仗着他那一支清廷碩果僅存的武衛右軍，成為睥睨羣倫，舉足輕重的權勢人物。他原是康有為所組的強學會之一員，兼以遊宦朝鮮十二年，又在編練新建陸軍，當然頗

富改革思想。祇不過他的主張改革是爲了固榮希寵，在滿漢鬥爭日趨尖銳之際，以改革爲利器，作爲抵制滿人的一項工具，總之是徒爲己身利益，而懷有目的底。庚子以後，南通狀元張謇和袁的師生之誼尚未破裂，因此張謇把握袁世凱的心理，寫了一封長信給袁，勸袁主張立憲，中有語云：

「公今攬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與國家有死生休戚之誼。顧亦知國家之危，非復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變政體，枝枝節節之補救無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變政體，而爲揖讓救焚之迂圖，無及也。……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今全球完全專制之國誰乎？一專制當衆立憲，尙可倖乎？……日本伊藤、板垣諸人共成憲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績，特命好耳！論公之才，豈必在彼諸人之下？即下走自問志氣，亦必不在諸人之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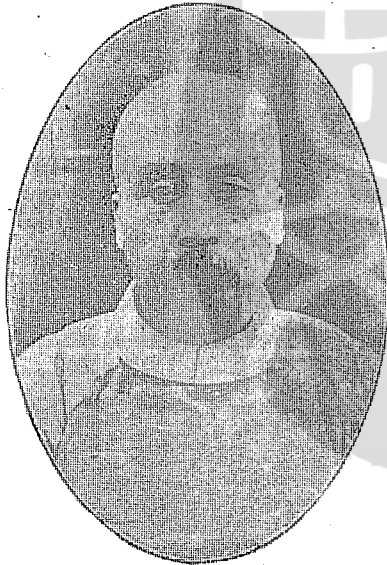
奕劻父子責官鬻爵

時當日俄在我東北開戰，清廷宣告中立之初。張謇的這一封信「一專制當衆立憲，尙可倖乎」，是清廷不能不鑒而聽之的。

「論公之才，豈必在彼諸人之下」，則使袁世凱看了不得不爲之怦然心動，他決心要做中國的伊藤博文和板垣退助了。於是他發而爲共成憲法，尊主庇民的主張。影響所及，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駐法公使孫寶琦等相繼奏請清廷立憲。大吏倡之於前，輿論鼓吹於後，由而形成一股滔天巨浪。慈禧深心不憚，但是她仍不得不俯從衆論，以確保政權。一方面爲了緩和革命風潮，一方面爲了順應輿情，她採取敷衍拖延的手段，依照日本明治維新，公元一八八二年派伊藤博文等五人赴歐考察憲政的先例，也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考察憲政五大臣中滿人三，漢人二。滿人計有鎮國公載澤、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漢人則爲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其中徐世昌名列其一，即爲清廷對袁世凱的交代。詎料五大臣臨出發前，被革命志士吳越一炸，行程又告中止。



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後和袁關係最密切的滿清宗室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的奕劻。



袁世凱的總角交，老把弟，在奕劻任內閣總理大臣時任內閣協理大臣的徐世昌。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二）十月二日

，慈禧准劉坤一、張之洞三次入奏，下詔變法。這其間最重要的首在於編練新軍，充實力量。袁世凱即利用此一有利時機，把他的那一支武衛右軍，一改而爲常備軍，常備軍預定成立左、右兩鎮（師），

袁世凱即以武衛右軍改為常備軍左鎮。自任常備軍總統，總統之下設置參謀、教練、兵備三處，每處設總辦一員，而以王英楷為總參議。北洋三傑一概加以破格超升。武衛右軍砲隊營統帶（營長）段祺瑞升任參謀處總辦，步兵營統帶馮國璋升任教練處總辦，工程營統帶王士珍升任兵備處總辦。

常備軍左鎮成立之始，官兵編制為官佐七百四十八員，弁目兵卒一萬另四百三十六名，夫役一千三百二十八名。袁世凱便以這一萬二千五百十二名官兵作本錢，迫使清廷傾全國之財，傾全國之力，積極擴軍。直到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四月，清廷方始警覺袁世凱兵權太重，特派滿員鐵良分其勢，詔令鐵良會同袁世凱辦理京旗練兵事宜。從而展開了袁世凱與鐵良爭雄的第一回合。同年十一月，清廷更成立練兵處，命慶親王奕劻管理。從此，袁世凱必須先在這位庚子以後第一權勢人物，他的頂頭上司奕劻跟前下功夫了。

奕劻是袁世凱督直以後，和袁世凱關係最密切的滿清宗室，由於袁世凱、奕劻相互勾串，上下其手，加速了大清帝國的覆亡。奕劻是清高宗乾隆的曾孫，乾隆第十七子慶僖親王永璘之孫，永璘第六子綿性之子，跟咸豐皇帝是堂兄弟，比同治和光緒長一輩，慈禧是他的堂嫂，權傾一時的恭親王奕訢是他堂兄。襲輔國將軍，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封貝子，咸豐十年（一八六〇）進貝勒，同治十一年（一八六二）加郡王銜，授御前大臣。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三月，便奉旨管理

各國事務衙門。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奉旨，會同光緒之父醇親王奕環辦理海軍事務。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命在內廷行走。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袁世凱自朝鮮鐵羽而歸時，奕劻已經晉封親王了。庚子（一九〇〇）之亂，八國聯軍陷北京。慈禧、光緒出奔長安。奕劻即奉旨留在北京監國，進而與大學士李鴻章與各國議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和約。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袁世凱任直督，奕劻則初任新設置的外務部總理部事。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三月，授軍機大臣，然後相繼總理財政處、練兵部，總縮軍事，財政大權，他的兒子載振且貴為商部尚書，一門貴顯，大權在握，聲勢之顯赫無與倫比。不過奕劻昏聩庸碌，揮霍成性，兩父子賣官鬻爵，聚斂倍克，因而使清季吏治之敗壞，無以復加。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三月奕劻授軍機大臣，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御史蔣式理會上彈章，參劾奕劻父子，有謂：

「奕劻自任軍機，門庭如市，細大不捐。其父子起居飲食，車馬衣服，異常揮霍。風聞上年將私產一百二十萬，送往東交民巷英商匯豐銀行存儲，請命查提。……」

奏章上後，清廷命左都御史清銳，戶部尚書鹿傳霖調查真象，其結果是查無實據，不了了之。蔣式理還得了個斥回原衙門的處分。

段芝貴恭獻楊翠喜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奕劻父子和袁世凱部將段芝貴鬧出了一樁轟動一時的醜聞。那

年東三省改設督撫，段芝貴以直隸候補道破格升遷署理黑龍江巡撫，時人一致目為咄咄怪事。果然就有御史趙啓霖奏劾載振在上年奉旨赴奉天、吉林查辦案件時，段芝貴犖金一萬一千兩，買下歌妓楊翠喜，獻給載振，後來再以十萬兩的巨賄畀予奕劻，方始獲得破格擢升。疏上，慈禧先將段芝貴免職，再命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鼐澈查。結果是載振自請開去一切差使，而趙啓霖反以誣毀親貴重臣名節的罪狀，很冤枉的被革了職。

袁世凱和奕劻沉湎一氣，合作無間。在滿漢之爭越演越烈的清季朝廷，組成了一道強韌無比的聯合陣線。兩者之間最成功的合作事例，首推排擠慈禧寵臣岑春煊。岑為雲貴總督岑毓英之子，庚子年（一九〇〇）任陝西布政使，曾經在八國聯軍攻北京時提兵馳往勤王，迎上了倉皇西奔的慈禧、光緒。沿途保駕，直抵長安。慈禧深感岑春煊的忠誠勇猛，將岑視為股肱之臣，辛丑（一九〇一）後頻加拔擢。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調升雲貴總督，岑不願意到昆明去上任，慈禧立即改派岑春煊督川。岑春煊督京覲見。面奏奕劻權勢太重，請慈禧讓他留京供職，以便箝制奕劻。慈禧居然就授岑為郵傳部尚書。詔旨甫下，岑春煊又面奏奕劻黨羽郵傳部左侍郎朱寶奎聲名不佳，慈禧立將朱寶奎革職。奕劻一看大勢不好，岑春煊即將成爲他的心腹大患了。他便去和袁世凱商量，如何排開這個聖眷正隆，慈禧對他言聽計從的岑春煊。

袁世凱爲解除奕劻的危機，不惜犧牲自己的兒女親家兩廣總督周馥。當時兩廣正有欽廉起義

袁世凱便建議舉岑代周。由奕劻上奏，說周馥年老多病，不能「平亂」，應以威望素著的岑春煊督粵，遏止「亂源」。慈禧怕革命黨怕得要命，馬上就把周馥開缺，改授岑春煊為兩廣總督。有「馳往平亂」的大帽子一壓，岑春煊不敢不從。他憤然出京，到了上海便託病告假。岑春煊自以為大臣告假一續再續是常事。殊不料奕劻先下手為強，以廣東軍情緊急為詞，使慈禧不得不把岑春煊也給開缺了。這一位慈禧的寵臣，就此輕易的被排擠開去，終其生不得東山再起的機會。

清末滿漢之爭，滿人第一個要打倒的目標，便是位高權重的袁世凱。何況袁世凱還有一個死敵：——戊戌（一八九八）政變時被袁世凱出賣過的光緒皇帝。袁世凱為了全力練兵，在天津先設軍政司，後改督練公所。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清廷挑選八旗兵交袁訓練，袁世凱為防患未然，便保舉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滿人鐵良為京旗練



內閣協理大臣，奕劻的副手那桐。

兵翼長。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十月，清廷設練兵處，由奕劻管理，袁世凱充會辦大臣、鐵良襄同辦理。袁世凱心知清廷用意是在轉移兵權，削弱他的實力。便透過奕劻，讓他的部下分居要津，盡攫實權。如練兵處提調徐世昌、軍政司正使是劉永慶，軍令司正使段祺瑞、軍學司正使王士珍等是。日本士官畢業生良弼乃聯絡日本士官同學，相繼加入新軍，企圖逐漸取代袁世凱的幹部。當時留日學生多為革命同志，他們正想掌握新軍發動起義，於是伴與鐵良、良弼之流深加結納，又演成了士官生與北洋系之爭。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清廷釐訂全國練兵三十六鎮（師）新軍計劃，到了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袁世凱已經快馬加鞭，着着爭先的練好了新軍一至六鎮，清廷便有了改革官制，集權中央的擬議。袁世凱因權力攸關，首先表示反對，滿洲權貴立刻就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排袁運動，御史交相彈劾，親貴不斷煽惑慈禧罷黜袁世凱。在這一六次滿洲親貴全體總動員的傾軋鬥爭中，袁世凱勢孤力單，迭遭圍攻，袁世凱很顯然是慘遭敗績。清廷將兵部和練兵處合而為一，命袁世凱的死對頭鐵良為陸軍部尚書，袁世凱不敵鐵良先下手，便上奏自請開去一切兼差，同時還把他一手編練的六鎮新軍，交出了第一、三、五、六、四鎮，請鐵良直接管轄。他自己祇保留第二、第四兩鎮，還是他以「二四兩鎮駐在山海關、天津附近，因有外兵駐紮，仍擬由臣統轄管練，俾以控制地方，而便策應」等語，方始很勉強的留下來的。

滿漢之爭，首當其衝

但是滿洲權貴對於袁世凱握有兩鎮新軍，仍舊放不下心。鐵良竭力排斥袁世凱的北洋系，他派第一鎮統制（師長）旗人鳳山為督練大臣，專司訓練一、三、五、六等四鎮，也就是將四鎮北洋新軍照單全收，不留餘地。此外，鐵良又在北洋設立等於陸軍大學的貴胄陸軍學堂，硬性規定新軍將官必須是貴胄陸軍學堂出身，換言之就是新軍將官一律由滿洲八旗子弟擔任，同時更大量錄用日本士官畢業生，使袁世凱手下的北洋系將校人人自危，備受排擠。

到了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九月四日，滿洲權貴又用上了釜底抽薪，明升暗降釋兵權之計，通過清廷降旨，着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同入軍機，炙手可熱的袁世凱，兵權財政權和盤托出，拱手讓人，他一眼斗從雲端栽下來了。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十月，袁世凱大難臨頭，險遭不測。因為光緒在十月二十一日病逝，翌日慈禧也死了。慈禧死前決定立光緒之弟，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入繼大統，而以載灃為攝政王。由於先是慈禧久病，而光緒無恙，光緒死得十分蹊蹺，外間謠言紛紜。保皇黨首領康有為時正亡命海外，他聽說光緒升遐，旋即發佈文采斐然，語多沉痛的「討毒弑捨身救民聖主之逆賊袁世凱檄」，一口咬定是袁世凱力荐西醫為光緒治病，下毒謀殺了光緒。這一篇討袁世凱檄比諸陳琳討曹操檄只有過之而無不及，茲錄其精采處如

次：

「袁世凱總戎近衛，作督畿疆，分遣心腹，入參帷幄。彼知訓政耆期，長秋老病，西山將薄，冰山難久（按指慈禧病危，袁世凱靠山將倒。筆者註，下同），則復辟非遙，予袂猶在（



袁世凱涇上垂釣圖。袁世凱（執竿

垂釣者）涇上養疴，以垂釣為娛樂，站立執竿者為袁世凱之介弟。

按指光緒將重出執政，康有為也將回國任職）。

權寵既得，患失日生。在大行皇帝（光緒），或大度而忘射鈞，在袁世凱則懼罪而思禱藥，猶懼四鄰之來責，乃躬當外部之艱難，外託好於友邦，內實陰謀於篡逆。……冬來后病奄邸，人命危機，宮車宴駕，不日不時。袁世凱遂拯而危險，力荐學西醫者，速發毒謀。西藥性烈，微劑分進，遂於太后升遐之際，能操旦夕之權。天地慘烈，山陵崩壞，風雨號泣，海水怒立。於是我捨身救國之聖主，遂毒弑於袁世凱之手矣……」

這一份討袁世凱檄，康有為曾自國外遍寄朝廷重臣，各省督撫，使得袁世凱百口莫辯，困擾莫名。然而，他當時他仍然危機四伏，面臨生死關頭。慈禧的這一座冰山既倒，放眼廟堂之上，能够支持他的，只有關係不同的外務部大臣兼軍機大臣奕劻，和陸軍部侍郎蔭昌。其餘的滿洲權貴，幾於同心一志，都想趁此機會解決袁世凱，不讓他再捲土重來。其中有人慫恿攝政王載灃，殺袁世凱為乃兄光緒報仇，有人力主除却袁世凱以杜後患，袁世凱一時之間到了滿朝權貴人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他屏營俟罪，朝不保夕。其後，還是張之洞反覆陳詞，力陳袁世凱一手編練北洋軍，倘若袁世凱問罪被殺，可能激起北洋軍叛變，糜爛大局。再加上載灃素性優柔寡斷，惴惴怕事。這才救下袁世凱的一條命來。而由清廷下詔，硬說袁世凱近患足疾，行動不便，著其開缺回籍養病，把袁世凱

放逐到河南故里去了。

袁世凱被逐返里，起先韜光養晦，蟄居了一段時期。漸漸的又不甘寂寞起來，他住進河南彰德府涇上村，披蓑衣，操小舟，閑來無事垂釣自遣，自號涇上釣叟，又和往訪佳賓詩酒唱和，飲食徵逐。有一天，大會門下客，在一片阿諛奉承聲中，願盼自豪，心花怒放，親自搦管，寫了如下的一首五絕：

樓小能容膝，簷高老樹齊，開軒平北斗，翹覺太行低。

只此一詩，便可想見袁世凱的胸中抱負。人謂登泰山而小天下，袁世凱則在養壽堂小樓上居然覺得太行山都在他的足底。民國總統，洪憲皇帝，未來際遇，都能從這首小詩中見到蛛絲馬迹了。

武昌起義大好時機

庚子（一九〇〇）那年，袁世凱曾以濟南撫署儼然取代大清廟堂。辛亥前後，他更上層樓，以涇上為龍門，靜候一飛沖天的機會到來。

袁世凱以曠世奇才楊度、楊士琦為謀士，徐世昌為外府，奕劻為奧援，長子袁克定為駐京坐探，北洋三傑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以次六鎮將校弁目兵卒為基礎，他要在革命黨人與清廷上下之間的夾縫之中謀生存，求發展，進而打出他的袁氏江山。——確是一項極其艱鉅，經緯萬端的冒險嘗試。

然而，自辛亥（宣統三年，公元一九一一）起，袁世凱的運氣實在是太好了。

辛亥八月十九（陽曆十月十日），熊秉坤在兵營放了武昌起義第一槍，袁世凱知道他駭極而復，真下起元的大好機會來了。他所辦的第一件事，便是利用他的專設電台，指示徐世昌，給慶親王奕劻送上一筆巨賄，這是他的第一筆賭注。

袁世凱一手編練北洋六鎮，六鎮官兵數逾十萬。縱然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然而，倘若是在承平之世，苟安之局，十萬健兒也顯不出一點力量。一旦告警，必須用兵，那才曉得何以古人要說：兵者凶也，兵連禍結，一發便不可收拾！武昌起義兩天後，清廷一不用鐵良，二不用鳳山，偏偏挑了個跟袁世凱素有淵源的陸軍部掌部大臣蔭昌，叫他督師南下「平亂」。復命薩鎮冰統率海軍，程允和帶領長江水師，剋日赴援。二十二日蔭昌陛見請訓，由攝政王載灃降詔：命第六鎮全部，加上第一、第四兩鎮各撥一混成協（旅），歸蔭昌節制指揮，馳赴武漢三鎮「平亂」。一



在朝服官時的袁世凱，新任湖廣總督穿着戎裝留影。

鎮兩混成協人馬，分爲五天開拔。平漢鐵路沿線，車驕驕，馬蕭蕭。大軍進發途次，馮國璋邊道彰德道上，謁見袁世凱，請示機宜。袁世凱授他六字真言：「慢慢走，等等看。」

原來，自宣統登基，載灃居攝，在宮廷中最有勢力的人物是光緒寡后隆裕，以及攝政王載灃。在將近三年的時間裏，由於老成相繼凋謝，漢人重臣先後見逐，朝廷上便形成了親貴攬權，宵小用事的畸形現象。隆裕、載灃的識見才幹，與慈禧、光緒不可同日而語，惟知各引私人，互爭私利，載灃尤其徒知攬權自重。他首先厲行中央集權制，使各省督撫不再有權過問兵事財政。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正月，復派肅親王善耆、振國公載澤暨鐵良、薩鎮冰籌備海軍。五月，監國攝政王暫行代理大元帥，設立軍諮處，派乃弟載濤、宗室毓朗管理。又以他另一個弟弟載洵及薩鎮冰充任籌辦海軍大臣。宣統二年（一九一〇）

六月，命載洵爲參預政務大臣，赴歐洲各國及日本考察海軍。十二月設海軍部，即以載洵爲海軍大臣。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四月，改軍諮處爲軍諮府，形同一國之參謀本部，命載濤、毓朗爲軍諮大臣。至此，載灃爲監國攝政王，代理大元帥，載濤爲軍諮大臣，載洵爲海軍大臣，海陸軍及參謀本部都抓在三兄弟的手中，兵權盡入掌握。

政治方面，載灃在表面上僞裝贊成立憲，一則諭令各衙門統限六個月內擬定九年立憲應辦事項，一則於京師設立資政院，各省通設諮議局，作爲國會暨各省議會預備之階

梯，載灃且曾有過宣統五年召開國會的諾言。然而，事實上載灃却在積極從事中央集權——皇族集權。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改革官制，成立內閣，將舊有之軍機處暨會議政務處一併裁撤，大學士暨協辦大學士歸於翰林院。內閣下設十部，以奕劻爲內閣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爲內閣協理大臣，十個部的人選是外務梁敦彥、民政善耆、度支載澤、學部唐景崇、陸軍蔭昌、海軍載洵、法部紹昌、農工商溥倫、郵傳部盛宣懷、理藩院壽耆。這十三位大臣同爲國務大臣，十三位大臣中滿人佔八名之多，五人則蒙古一名、漢人四名，而八名滿大臣又有五名是皇族。難怪內閣名單一公佈，舉國爲之譁然，責之爲名符其實的皇族內閣，一姓天下了。

專制政權趨於極端，革命運動如火如荼，舉國處處由於頻年大亂，政治不修，各地情勢普呈動盪不安。再加上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鐵路收歸國有激起巨大風潮，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袁世凱逍遙道上，袖手旁觀，早已覬知大清帝國瀕臨崩潰，無可救藥。他決心在清廷和革命黨人兩大勢力之間，用他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伎倆，搞出一個漁翁得利局面。（未完）

請購存內容精彩，百讀不厭有永久保存價值的中外雜誌合訂本。